

# 目客

—NO.003—

Lens

“靠誓必实现的决心认真活着”

山本耀司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副主编 / 娄军

项目总监 / 王雪

本期编辑 / 刘之瑶 胡阳潇潇 毛翔宇 方禾

新媒体编辑 / 刘之瑶 刘飒

市场专员 / 李剑斌

设计总监 / 文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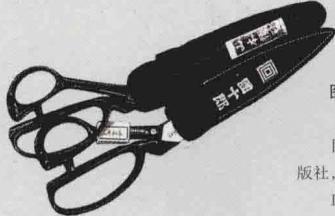
平面设计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客, 3, 山本耀司 / Lens编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86-5909-1

I. ①目… II. ①L…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C53 ②B8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6370号

目客, 3, 山本耀司

策划编辑: 霍芬

责任编辑: 于贺

营销编辑: 关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909-1/B·22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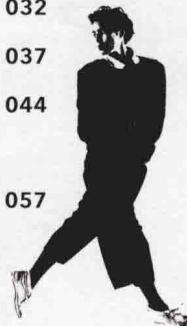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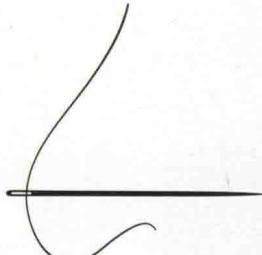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 CONTENTS

NO.003

山本耀司：一个自律的浪子和他的人生观	008
无数纠结后，决定做一位设计师	010
“要做反抗运动的话，应该用一生去做”	016
调子每次有所不同，但唱的是同一首歌	020
女人的性感：若隐若现，反而让人兴奋	025
男装：让我们做回流浪汉吧	027
接纳残缺和无常之美	031
黑色是冷静、节制的美，是匠人的骄傲	032
在衣服和身体之间加入空气	037
“不去打扰人们的眼睛，这是非常重要的”	044
秀场 邀请函和时装秀	057
册中册	
跨界和山本耀司的趣味清单	103
谈北野武：我们都是被嫌弃的人	110
和文德斯分享没有故乡的漂泊感	114
联手皮娜·鲍什：“放手一搏般地跳入对方的领域”	116
练习空手道：“要做的話，就做有对手的运动”	117
被坂口安吾醍醐灌顶	118
一遍遍地看自己喜爱的电影	120
谈音乐：“除了唱出我的人生之外别无选择”	122
他们眼中的山本耀司	132





# CONTENTS

---

NO.003

山本耀司：一个自律的浪子和他的人生观	008
无数纠结后，决定做一位设计师	010
“要做反抗运动的话，应该用一生去做”	016
 调子每次有所不同，但唱的是同一首歌	020
女人的性感：若隐若现，反而让人兴奋	025
男装：让我们做回流浪汉吧	027
接纳残缺和无常之美	031
黑色是冷静、节制的美，是匠人的骄傲	032
在衣服和身体之间加入空气	037
“不去打扰人们的眼睛，这是非常重要的”	044
 <b>秀场 邀请函和时装秀</b>	057
<b>    册中册</b>	
跨界和山本耀司的趣味清单	103
谈北野武：“我们都是被嫌弃的人	110
和文德斯分享没有故乡的漂泊感	114
联手皮娜·鲍什：“放手一搏般地跳入对方的领域”	116
练习空手道：“要做的话，就做有对手的运动”	117
被坂口安吾醍醐灌顶	118
一遍遍地看自己喜爱的电影	120
谈音乐：“除了唱出我的人生之外别无选择”	122
 他们眼中的山本耀司	132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副主编 / 娄军**

**项目总监 / 王雪**

**本期编辑 / 刘之瑶 胡阳潇潇 毛翔宇 方禾**

**新媒体编辑 / 刘之瑶 刘飒**

**市场专员 / 李剑斌**

**设计总监 / 文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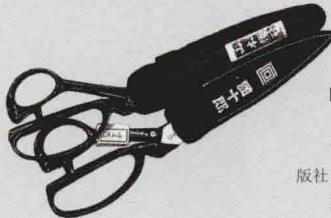
**平面设计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mailto: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客. 3, 山本耀司 / Lens 编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86-5909-1

I. ①目… II. ①L…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C53 ②B8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6370号

目客. 3, 山本耀司

策划编辑：霍 芬

责任编辑：于 贺

营销编辑：关 建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9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909-1/B·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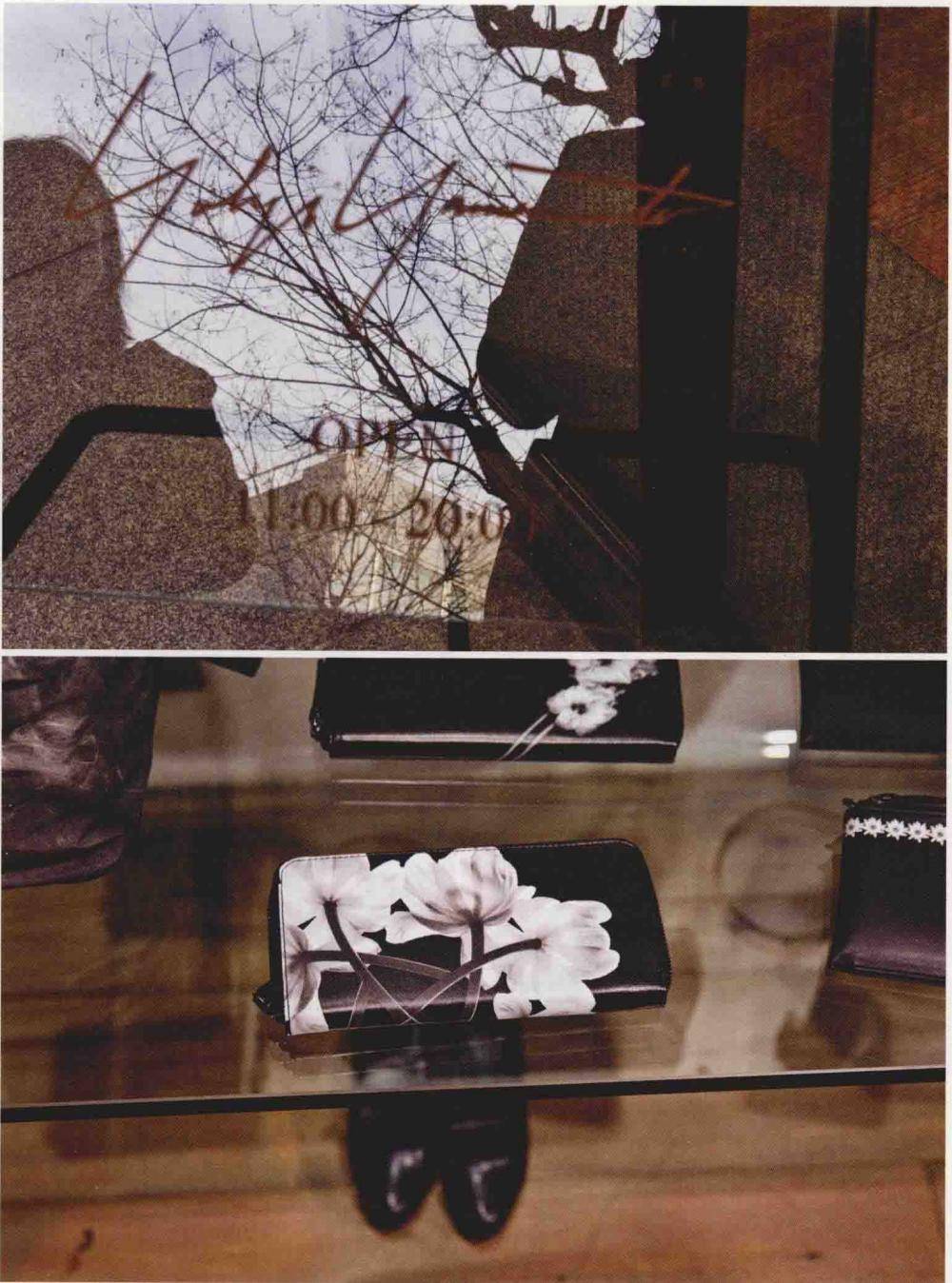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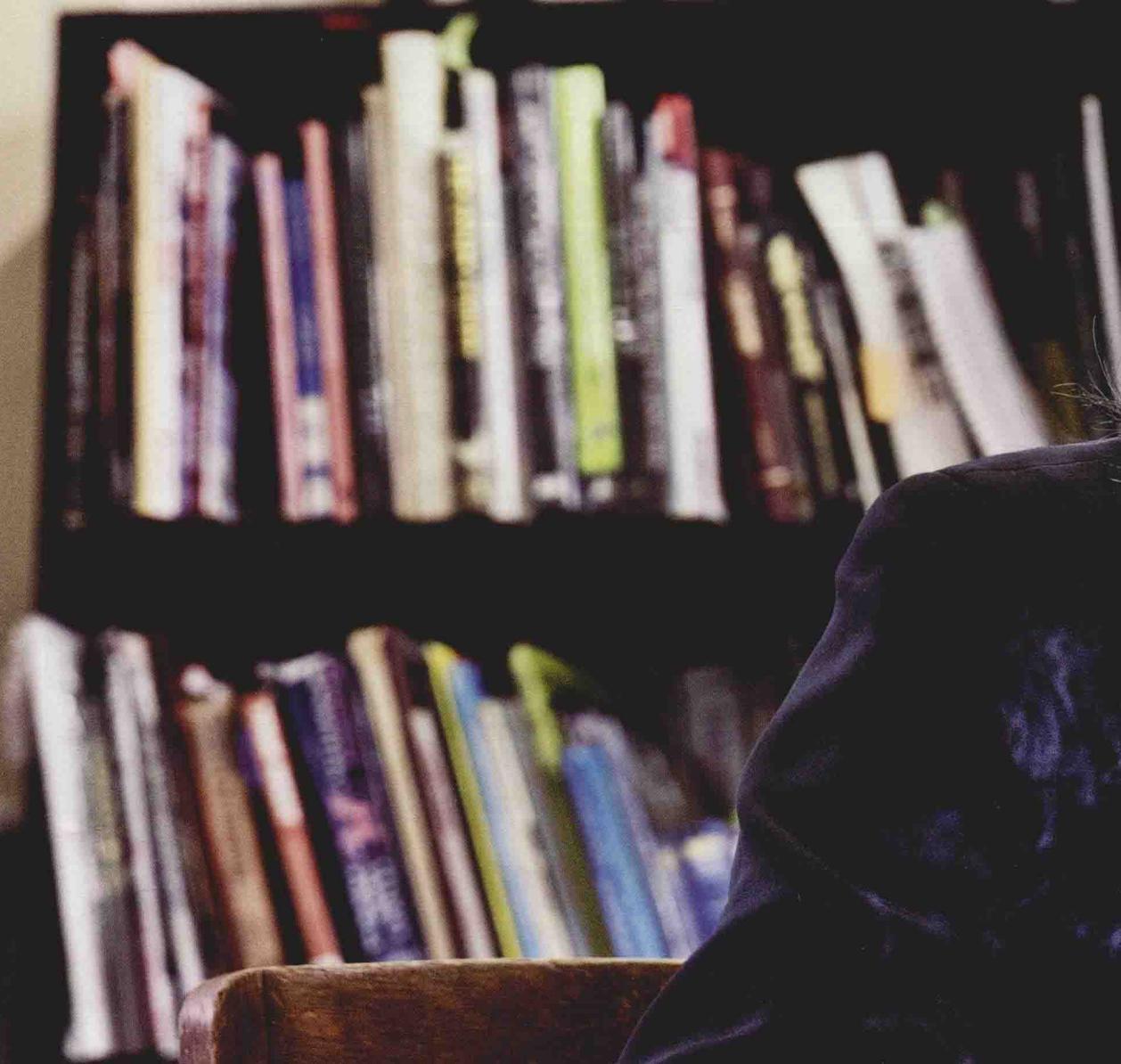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我们欣赏那些了解自己局限性的人，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现代生活只是一味地朝前迈进、不知停歇，带来的后果就是超过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Issey Miyake







# 山本耀司

Lens | 法满 娄军      统筹 | 王雪

◎ <前跨页图片> 东京品川区，山本耀司在他的工作室里接受 Lens 采访。

他的答案常常既关于手艺，也关于人生。这是一个深埋在工作中、充满感性的男人。他以无常的命运为食粮，不断地发出质疑之声。他的魅力既来自其专注和自律，也来自其叛逆和矛盾。

他曾说自己因为珍惜每一个情景中产生的感情，全身心地应对，而被女人们形容为温柔。实际上，他只是因为受到了强烈不安的折磨，而以此去快速应对。

他还说自己温柔得毫无用处，“这么说的意思是，我是一个表里相反的人，因为我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只是在当场表现得很温柔”。他对 Lens 说。

沉到他的人生故事里，会更清楚这些温柔和冷酷的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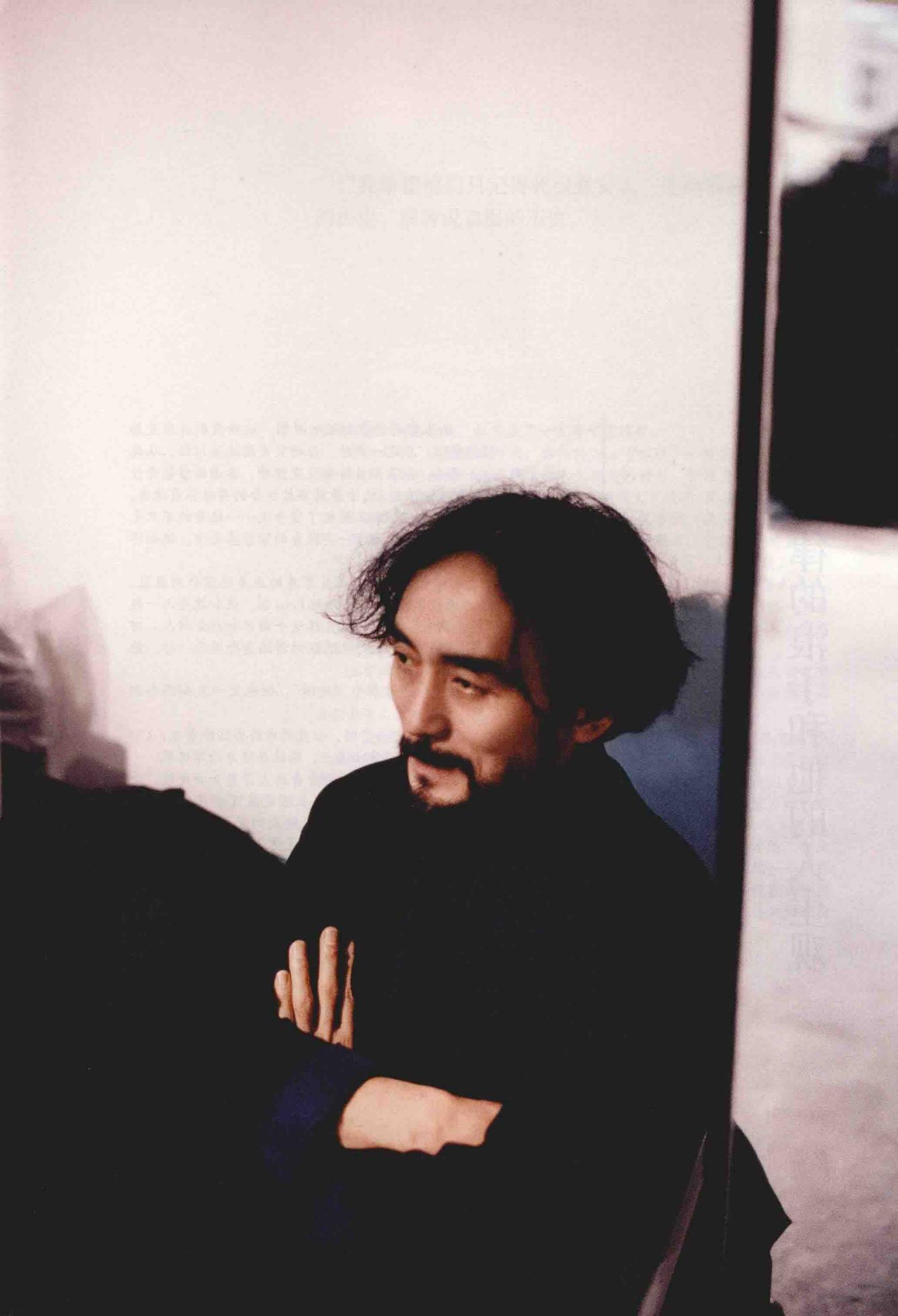
‘摄影 / 法满’

◎ <右页图片> 1988 年时，山本耀司在巴黎一场时装秀后台。自从 1981 年在争议中登上巴黎舞台，此时的他在欧美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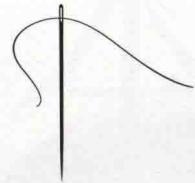
他回忆说，日本国内原本不接受他的创意，因为他的创作和巴黎或米兰的款式不同。“当我在 60 年代后期学习服装设计时，我像狗一样工作着，几乎每天都工作 18 个小时。我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只是深度沉溺在自己的时空里。我能嗅到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能感到它在那里，却没有与它发生任何关联或有过任何合作。”

他还提到，比他年长一些的日本人总是试图追赶上西方的艺术和设计，而他这一代人，是在日本被全面摧毁的废墟上长大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反倒有了巨大的自由”。这是一种从头再来的自由。

‘摄影 / Ferdinando Scianna’



# 山本耀司： 一个自律的浪子和他的人生观



要保持男子气概。

他喜欢黑色。北野武电影中的黑社会成员穿着的正是他设计的服装。“我在各种人当中，最喜欢近似罪犯的人。”他对 Lens 说。他和这些人一起长大，他知道：这些“卑污角色”才是真正支撑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对于他们活着的艰辛，他有共鸣。就像他对流浪汉的潇洒念念不忘一样。他是社会主流轨道之外的人。

因为卷入了时尚的潮流，他被尊奉为“大师”。但他又一直和那个潮流对抗，人生充满了矛盾。

他的生活所需很少，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心爱的东西要环绕着他：CD（光盘）随身听触手可及，剪刀在办公室小桌上，狗粮在随身的布兜里……

他喜欢音乐，但开车的时候不会听。因为看着街上男男女女走过，会有很多想法迸发出来。对他来说，观察和凝视永远是最可靠灵感之源。就连来中国参加论坛，他也一直在关注会场观众的穿着。“现在的女性穿衣打扮和日本女性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男士们有些落后。”他对 Lens 说。

Lens 在北京和东京两次专访他。采访时，他经常停下来，长久地沉默，直到想到合适的词。他是一个表达者，也是有魅力的对谈者。他在合作者的帮助下写书。他的歌词让人印象深刻。就像他喜欢的鲍勃·迪伦一样，

山本耀司的身材依然瘦削。这种瘦削并非是孱弱的象征。在他一岁时，他的父亲就被迫入伍，从此一去不返。他眼见着母亲日夜操劳，看着新宿歌舞伎町的妓女迎来送往，于是对操控社会的男性怀有敌意。他学习柔道，后来又练起了空手道……他要的不只是健身，他还要置身于一决胜负的紧张感之中。他始终

“我希望他们只记得我很爱女人，还稍稍改变了时尚的历史，或者说衣服的历史。”



他有时靠把词念出来，就完成了一首有味道的歌。

这些文字，被整理成语录，像他的 logo（标识）一样流传。他会喜欢这一切吗？那的确是一些萃取了他人生经验的语句。但他更在意的，总是过程本身。他说：“人类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无色透明、简单明快的答案。”

他现在不喝酒了，但每天还会抽半包到整包香烟。他喜欢巴黎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曾经有随处可闻的香烟味道，但现在，它像东京的尘土味一样，消失了。在他看来，那本来是典型的城里的味道，人的味道。

“我年轻的时候，东京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人们拼命努力渴求成功。而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意志消沉。”他说，“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娇生惯养，城市也变得千篇一律。人人穿得看起来都一个样，日本人总莫名其妙地希望生活可以再急迫一点儿，不管有没有意义。”

他曾说自己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觉得人生好艰难，好想快点儿变成老头儿，牵着狗去散步。现在，只要在东京，每天早上五六点钟，他都要牵着狗去青山墓地散步，每次慢步走大约一个小时。

当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和川久保玲，以及稍早于他俩一些的三宅一生，开始征服巴黎舞台时，大概没有料想到至今被频繁提起的日本设计师，还是他们几位。年轻一代成气候的并不多。山本耀司评论说：“这是因为个人小世界的思维还不够强大。以前对巴黎、欧洲十分向往并为之努力的年代中，比如三宅一生和川久保玲，就有这种‘视创作为生命的’的强烈渴望。与他们相比，如今的年轻人一直被溺爱着。只要表现出一点儿才能，企业就立马出钱。比如，我们给你 3000 万日元，你做一个展会或者做一个品牌给我们看看之类的。可以说年轻的创作者一直被溺爱着。如果现在出现那种身无分文、独自一人在公寓中开始创作的人，也许日本能够再次出现厉害的人物。”

# 无数纠结后， 决定做一位设计师

“当人们问起我有何过人的天赋时，我会向他们讲起我的经历，我生活过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完全震惊了。”



如果不是父亲早早去世，山本耀司或许不会成为一位服装设计师。

他的父亲叫山本文雄，原来在东京新宿经营一家熟食公司。1943年10月，山本耀司出生。在他一岁时，父亲被征召奔赴战场。其后公报递来，称山本文雄战死于菲律宾的一场战役。

山本耀司心中从此被撕开一道伤口。但他后来了解到：由于战争末期运输船短缺，父亲乘上的可能只是改造的渔船，在抵达战场前就被击沉了。他对政府、权力、权威的怀疑，遂在那时萌芽。

新宿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中被烧成火海。“二战”结束后，那里新建了歌舞伎町，成为东京复兴的桂冠。

“下町的人们，每一个都很努力。荒木（经惟）也好，北野武也好，我们都是贫苦孩子，而贫穷能成为奋斗的动力。”山本耀司说。

他后来和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相遇后很有默契，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在废墟中长大并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一代。

◎<右页图片> 山本耀司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远处所立的大幅照片出自摄影师尼克·奈特之手。

尼克·奈特很年轻时就开始为山本耀司的服装拍照，他和艺术指导马克斯·阿斯科利像疯子一样地工作。阿斯科利从不告诉尼克·奈特什么时候开始拍摄。“也许是阿斯科利的策略，让我对待工作更加渴望。”尼克·奈特回忆说。他先是出色地完成了一季黑白作品。然后，阿斯科利对他说：“如果你想做第二个，就要用彩色摄影，而且要有第一个黑白摄影的优点。”尼克·奈特在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启发之下，做了很多测试和试验后，最终完成了有强烈对比度的彩色作品。

“如果你和耀司聊天，他会喝着啤酒和你聊垃圾电影。他不是严肃的人，也不是安静怪癖的人。他从不按规矩办事情，当我和他工作的时候。他会弹着吉他唱着老詹姆斯·泰勒的歌。”尼克·奈特回忆说。

‘摄影 法满’



## “女性的眼睛能更好地看世界”

为了养家，母亲山本富美把山本耀司送回娘家，自己去文化服装学院学习了两年西式裁缝，然后在新宿开了一家“富美洋装店”。她长期一天工作 16 个小时，很少娇宠儿子。

“她的故事和两万名因战争而守寡的女性很相似。那个时代的日本是男权的国家。她不得不与制度斗争。她别无选择。”山本耀司回忆说。

被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经历，让他很小就有了“雄性皆是敌人”的想法，“虽不及太宰治<sup>①</sup>那般，但我也一样，不是通过时代或者世代来看世界，而是通过女人”。

在歌舞伎町的正中央长大，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次玩投接球，球不小心打到一辆黑色的车，山本耀司被骂“小鬼”，并被打了一顿。“所以我很不喜欢打小孩的人，”山本耀司回忆道，“但在路边练习挥舞木刀时，迎面打到了美国大兵。他们涨红了脸，却没有生气，因为（我）‘还是个孩子’。我和北野武一样，生活环境里充斥着妓女、黑社会，因此反倒不觉得他们很厉害，也不崇拜他们。”

山本耀司对女人的看法受到母亲很大的影响，“尤其是 20 来岁的时候。年轻时做的噩梦，几乎都有母亲身穿和服在屋檐下着急地来回走动的情景出现。交往的女孩子，看上去和母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却又能在某些地方看到母亲的影子”。

他把母亲称为自己的命运女神。在他的人生中，这类女人包括设计师川久保玲、女儿山本由美，还有一些他更愿意当作秘密的，“生我的人和改变我的人。正因为她们，我才成长成现在这样”。

在山本耀司看来，通过女性去了解的世界会更广，“女性的眼睛能更好地看世界”。

## “十分投入工作的女人是神圣的”

新宿复兴的重要动因是歌舞伎町的卖淫业。妓女们接客时往往浓妆艳抹、衣着暴露；和同行闲聊时，她们则有时会穿着平底皮鞋，素颜，黑装。

“当时那个年代，风月行业的女性某种意义上承担着时装先驱的角色。”原资生堂社长福原义春评价说。

山本耀司的感觉更复杂。他并不鄙视那些妓女，但他对妓女们穿高跟鞋、涂鲜口红的形象感到害怕，“她们看起来非常非常野蛮”。“以取悦男人为职的女人……正是她们形成了我童年时期对女人的认识，因此我决定不惜代价，避免做出那种在男人眼里显得可爱的、像萝莉<sup>②</sup>一般的女装。”

他喜欢独立的、有事业心的女性，他与传统阴柔的女性时尚斗争。但他后

① 太宰治，活跃于“二战”前后的日本小说家，成长于一个女性众多的大家庭，受女性影响很深。

② 萝莉，即洛丽塔的缩写，原指小说《洛丽塔》中 12 岁的女主角洛丽塔，后在日本被引申为一种次文化，用来指可爱的小女孩或与其相关的事物。

来又说，“女人变得越来越强，好像超过我，超过男人了。女人应该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无时无刻都性感啊”。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总结说：女人应该“有吸引力，但不卖弄风骚”。

总的来说，他喜欢强势的女人，但又为此感到烦恼。当 Lens 就这个矛盾问他时，他回答说：“人生充满矛盾啊。”

山本耀司对独立女性的钟情，同样源于母亲的影响。“十分投入工作的女人是神圣的。我的服装只接受有事业心的女性，而不是那些成天待在家里的主妇们。”

### “在母亲秉持的道德下，我很迷茫”

不过，小时候因为难忘母亲的辛苦，山本耀司很不喜欢做衣服的现场氛围。“熨斗的味道呀，缝纫机的声响呀，缝纫女工们辛苦工作的样子，这些我都十分讨厌。”

而山本富美就像是犹太人一样，越是困苦，越是希望儿子能受好的教育。在亲人的帮助下，她把山本耀司送到多是富家子弟的晓星小学。不久前还和一身邋遢的孩子在废墟上玩耍，突然加入了制服整洁的名校，环境的转换也扩大了山本耀司对世界的了解。他从小就喜欢并学习画画和艺术，还看了很多俄罗斯文学，最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山本富美的梦想是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律师。山本耀司不想让母亲失望。他在东京艺术大学和庆应大学法学部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将此视为对母亲日夜辛劳的回报。

但他后来说，这种以扼杀个性来换取母亲安心的做法，也让他一度堕入了麻木与冷漠。

庆应大学的学生都很富有，多数已由家里铺设好了道路。“我与这些家伙的起跑线太不相同了。”想到自己只能投身朝九晚五、竞争激烈的职场，山本耀司便有了退缩的想法。而且，同学们那种完全建立在金钱和成功之上的生活，也不是他想要的。

他开始主动掉队了。三年后，他停止了学业，然后带着困惑去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一踏上巴黎的土地，他就觉得那里是属于他的城市。

这场旅行让他开始整理自己。他回忆那时说，“当时的我想探讨那些定义我的事物，那些持续定义着日本文化的东西。我想探讨主流。主流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父母身上。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职业，从而被贴上标签。不仅仅是父母自身，他们的社交圈子也是如此。那群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不可分离的，他们都沿着一条被设计好的轨迹生活着。这便是事先被定性的生活的模样：永远重复上一辈人的老路，生活被家庭保护着，依赖传统价值观。我该做些什么？我，一个一直以来都徘徊在社会主流边缘的人，一个富家子弟中的穷孩子，一个勉强拥有社会地位的寡妇的孩子，要怎么融入主流，融入它的代表者之中？在母亲秉持的道德下，我很迷茫。她通过那种方式保护我，去设想自己的命运……要融入那股主流，她不得不做出牺牲，不得不受苦。我能够觉察她的不易，并对社会自然滋长的这些成规感到极度厌恶”。

## “在坠落的过程中还享受着一种莫名的快感”

厌恶的情绪，最终让山本耀司抛下一直压在心头的义务和责任。他决定反叛。他告诉母亲，他不想为那些大公司打工，他想给她打下手。此前，他已经开始了帮她买一些来自法国或意大利的奢华面料，向客人推荐成衣，生意越做越好。

母亲对他的选择自然很是震怒，有一段时间都不和他说话。最后，她还是心软松了口。但她说，既然要做，就不要被缝纫工耻笑，好好去学学手艺吧。她让山本耀司也去了学费不菲的文化服装学院就读。

再次进入学校，和比他小四岁的女孩子（男女比例大约 1:100）一起学习针线活，让山本耀司有点儿尴尬，但他笑着回忆说，“手工活所需要的细致也是从女生那里学来的呢”。

虽然这样说，他的很多针线活作业还是请女孩子帮着完成的。他更喜欢去画设计图，也因此被老师建议去读设计系。设计系有位老师小池千枝，后来成为文化服装学院院长。小池的教学既看重个性，又严格要求夯实基础。

至此，无数叠加的纠结和偶然终于将山本耀司推到了设计师的轨道之上。

1969 年，凭借设计作业，他拿到两笔奖学金，去巴黎生活了大约一年。他坐在咖啡馆里观察那些时髦的年轻人，感觉到学校里教的定制服装的手法落伍了，而一个高级成衣的时代正在来临。

他整天在巴黎的大街上闲逛，也曾带着设计图向法国时尚杂志的编辑推销自己，但总是碰壁。不过，他还是从时尚巨头们的作品里吸收了许多营养：艾尔莎·夏帕瑞丽、格雷夫人、克里斯汀·迪奥、可可·香奈儿、克里斯托巴尔·巴伦西亚加<sup>①</sup>、圣罗兰……他后来以不同形式表达过自己对他们的敬意。

## “我好像更像她的丈夫而不是儿子”

大约学了三年时间，山本耀司再回到母亲店里，做的还是定制衣服。从巴黎归来的名头，让他的生意络绎不绝。客人们常常拿着海外的时尚杂志，到店里指着某一页说，“给我做这个”。“他们根本不管自己的衣服穿起来匀不匀称，也不管能不能穿。”山本耀司回忆说。

而且，“到店里来的女性顾客都是让男人出钱来买衣服，所以她们想要的都是尽量让自己性感的衣服。我每天都在做这样的衣服。后来，我渐渐厌倦了”。

他要做那种在巴黎见过的成衣，他要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

1972 年，他创办了 Y's 公司，代价之一是卖掉了母亲的洋装店，并雇用了母亲。

此后，母亲一直是他事业中最重要的伙伴之一。除了坚毅的性格，母亲还很善于交际和维系团队。她会在时装秀期间，和团队一起备战，她经常为团队准备小红豆汤和年糕红豆沙这些甜品。她很容易让周围充满欢乐。“她在秀场里比我有名得多，总会穿过拥挤的人群去和每一位来宾寒暄问好。”山本耀司说。

<sup>①</sup> 克里斯托巴尔·巴伦西亚加 (Cristobal Balenciaga)，其品牌 Balenciaga 一般译作“巴黎世家”。